

第一章

石油安全:历史、理论与现实

石油安全的概念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定义，其内涵和外延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从两次世界大战的保障军事上的石油需求和石油外交斗争，到 1970—1980 年代的石油供应短缺和价格暴涨，其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扩大。虽然如此，石油安全的内涵仍是合理价格水平范围内石油的可靠、安全和稳定供应以及需求保障。要理解当今的全球石油安全问题，展望未来，有必要回顾一下石油安全的发展历史。当今的石油安全理论和现实对于理解和分析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也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节 浮在油海上的胜利

现代石油工业肇始于 19 世纪中期的美国，而石油安全的概念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的，当时的主要关注重点是以石油为动力的军事燃料供应安全问题。1911 年 7 月，温斯顿·丘吉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主意的。面临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丘吉尔果断地决定英国皇家海军改变动力燃料，以石油替代煤作为主要的动力燃料。历史证明丘吉尔的决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意味着以石油为动力的更快和更加机动灵活的新的战争机器（军

舰、飞机和坦克)在战争中具有的作战优势。丘吉尔的超前信念为大英帝国和协约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石油史学家后来指出：“丘吉尔本着这一信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找到了一条根本的真理，这条真理不仅适用于随后发生的一场大战，而且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也得到了应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使用的飞机和坦克这些新式战争机器都是用石油来发动的，因而内燃机和石油改变了陆海空作战机动性的含义，甚至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由于欧洲缺乏石油资源，交战双方不得不通过敌舰大批出没的水域将石油运到欧洲。而美国和墨西哥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生产国，获得它们的石油供应对交战双方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石油成为了协约国和轴心国外交斗争和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争过程中，为保证石油供应安全和油船航运，协约国对主要国家的石油供应实施了政府控制，建立了协约国之间的石油会议制度。英国建立了一个政府机构——石油供应委员会，以控制和协调殖民地的石油政策。英国政府拥有英波石油公司（今英国石油公司）51%的股份，并对其他石油工业实行严格控制。美国建立了由石油工业领导人组成的石油顾问委员会，由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 A.C. Bedford 领导。Bedford 努力使美国和墨西哥成为协约国的主要石油供应来源地，并与美国航运局协调通往欧洲的油船运输活动。威尔逊政府随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机构——美国燃料局，来监督国家石油战争委员会的行动。美国本土炼厂，即美国本土 48 州的炼厂，主要满足国内需求，而远离美国本土的炼厂，包括海外炼厂等，则设计用来为战争努力提供燃料供应。1917 年

当国内和协约国的石油需求超过美国供应能力的 10% 以上，美国为此从墨西哥进口原油。很明显，在欧洲的战争中，作为能源“沙皇”的美国石油已成为协约国夺取战争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基础。1914 年，美国石油产量占世界的 65%，1917 年占世界的 67%。美国石油满足了协约国战时石油需求的 80%，^①“石油沙皇”对协约国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1918 年，第一次重要的国际协调努力随着协约国内部“石油会议”的建立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由石油工业领导人和来自英、法、意、美的政府官员组成的组织，具有广泛的协调和控制所有石油供应和油船活动的权力。该组织除了保障盟国的石油供应以外，还通过美国石油学会（API）制定了共同的石油和石油产品标准。塔夫特政府建立了三个海军石油储备油田，作为应急能源供应的措施，这是石油安全政策的另外一个创举。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的努力为未来国际能源安全合作建立了基本雏形——“应急国内控制”“国际合作”和“物质储备”，这三方面的政策为未来处理能源应急问题提供了基本经验。

由于石油的战略意义，战争期间交战双方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即是对石油供应来源进行封锁和打击。1917 年，德国恢复了潜艇战之后，其潜艇几乎切断了英法两国的海外石油供应，给两国的军事计划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战争末期，德国对罗马尼亚油田和阿塞拜疆的巴库油田的垂涎由于协约国对油田实施的破坏和土耳其对巴库的占领而未得逞，这对德国几乎是决定性的打击。

D.O.Brien,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energy markets and global securit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Summer 1997, p.9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大浩劫，也是对石油这种特殊战略商品重要性的第一次验证。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宣称：“协约国的事业是在石油的波涛上飘向胜利的。”而轴心国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没有充分考虑到协约国的“石油优势”。至此，石油安全的概念至少在军事领域内初步树立起来了。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石油安全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障石油供应在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略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1930年代末期，原始的陆海空武器已经变成了对石油极度饥渴的先进战争机器，经济危机更使西方列强的战略重点集中于资源安全问题上。轴心国由于绝对缺乏燃料供应，德国和日本深受获得安全的石油供应来源需要的影响，其战争计划不得不一再进行修改。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包含一些涉及到石油权益和中东的秘密条款。例如，苏联承诺，如果德国击败了盟国，莫斯科将假以德国在波斯湾的自由行动；而斯大林把高加索石油提供给德国的决定则是对盟国的沉重打击。为此，英法两国不得不从法国在叙利亚的基地起飞，轰炸苏联的高加索石油设施。

事实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论是亚洲还是欧洲，石油都是影响战争进程的关键因素。缺乏液体燃料乃是日本的唯一弱点。战争初期，日本每年的石油需求为 1.05 亿桶，几乎全部得从国外，主要是从美国进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的石

① Daniel Yergin, *The Epic Quest For Oil . Money And Power*, Simon & Schuster, NY, 1992, p.1. p.203.

W.J.Levy, *Oil Strategy And Politics*. Westvirw Press, 1982, p. 7

油进口急剧下降，储备日益减少，而对美国的石油依赖有增无减。罗斯福政府为了反对日本的扩张主义政策对日本实施了石油禁运，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这是石油武器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使用。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其主要目的就是攫取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资源而保护其侧翼。日本占领东印度后，其石油供应得到了很大改善。1942—1943年，东印度的石油产量从2590万桶增加到了4960万桶；在1943年的头三个月中，日本的石油进口量（主要来自东南亚）比美国、英国和荷兰在1941年7月实施石油禁运前的1941年同期增长了80%。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的消耗战中（1943—1944年），盟国击沉的日本油船有增无减，致使日本石油安全形势急转直下。1944年，日本石油进口量不到1943年同期的50%；到1945年第一季度则完全停止了石油进口。石油的日趋减少严重制约着日本的各项军事行动，帝国的末日也因石油供应的枯竭而日益临近。

在欧洲，尽管希特勒拥有强大的战争机器，又有备战期间日益增加的合成燃料供应，但随着战争的扩大，石油安全问题一再困扰着希特勒的战争计划。希特勒发动“闪电战”——部分目的是为了在燃料供应发生问题以前夺取决定性的胜利。1941年6月纳粹人侵苏联，从一开始，占领巴库和其他高加索油田就是希特勒心目中的俄国战役中心，同时是为了保护提供了德国石油进口总量58%的罗马尼亚普罗耶什蒂油田的安全。1942年初德军“布劳行动”的主要作战目标即是高加索石油，并南下占领伊朗和伊拉克的油田。由于德国在俄国和北非的失败，德军想攻克巴库或中东的企图破灭。从此，决定战争进程的不再是闪电战，而

是人力和包括石油在内的经济资源。德国不得不再次依赖自己的合成燃料工业。整个二战期间，合成燃料提供了德国石油供应的 50%。从 1944 年 5 月起，盟军调整了战略轰炸目标，对德国的合成燃料工业生产设施进行经常性的轰炸。与此同时，苏军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切断了希特勒的主要石油供应来源。战争末期，几近枯竭的石油供应使德国战争机器的主要部分趋于瘫痪。

战争期间，美国仍是世界上头号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其石油产量几乎占世界的 2/3。1941 年 3 月罗斯福政府制定的“租借法案”开始使英国得到了美国供应石油等战略物质的承诺，但代价是巨大的。在联结英美之间的大西洋石油补给线上，运输安全成为了大西洋战争的焦点。而德国潜艇肆无忌惮地攻击大西洋运输线几乎造成盟国灾难性的后果。虽然如此，美国石油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英国、欧洲大陆和苏联。面对战争造成的新的能源安全形势，罗斯福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战时的能源供应和分配问题。1941 年 5 月，罗斯福先后任命内政部长伊金斯为国防部石油协调官和战时石油署的主任（战时石油署是一个有效的政府和工业界的联合体，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努力提高美国的石油产量，以便为支持盟国提供充分的石油供应保障）。1940—1945 年间，美国石油产量从 370 万桶/日增加到了 470 万桶/日，增长了 30%。1941 年 12 月至 1945 年 8 月，盟国消费了大约 70 亿桶石油，其中 60 亿桶来自美国。

斯大林曾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发电机和汽油的战

W. J. Levy, *Oil Strategy And Politics* . Westvirk Press, 1982, pp.9—16

API, *Petroleum Facts and Figures* : Centennial Edition, 1959, pp. 432—437.

争”。战争的胜败在对石油的争夺中早已决定了。可以说，战争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战略中石油安全的概念和意识。

第三节 战后初期至 1960 年代的石油安全问题

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充分的石油供应为盟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但负担和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战争结束时，美国石油储备的日趋减少，使军事计划人员对美国为另一场持久冲突“加油”的能力普遍感到悲观。据当时的估计，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可能要持续 3—4 年时间，美国拥有的少量原子武器不是决定性的，美国的石油储备不足以用来打一场一年多或两年的战争了。西方的战略计划重点日益转向对获得中东石油重要性的认识上来。

不像美国，欧洲自身没有石油资源，不能靠自我供应来满足和平时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大战的破坏性结果、社会和劳工动乱，以及 20 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导致了欧洲煤炭供应的近乎崩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欧洲能源危机最终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它的全球领导地位。1947 年 6 月，马歇尔计划出笼。据估计，马歇尔计划援助总额的 20% 以上是用于欧洲购买石油和石油设备。该计划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加速了欧洲能源构成从煤到石油的转变，石油作为工业和电力的主要燃料开始大规模进入市场。

Gorilski and Freeberg, *Oil & War*. Martin Gilbert, 1973, p. 109.

David Painter, *Oil and American Centu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 foreign oil policy 1941—1954*,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7.

R. A. 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13.

这一转变同时意味着对中东石油依赖性的增加，从而开始了当代中东石油开采业的蓬勃发展。然而，中东石油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刚好与伊朗和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崛起和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矛盾与冲突的加深紧随而来。战后欧洲的能源危机进一步扩展了石油安全的定义。

1950 年代期间，对石油资源及其分配系统的争夺和控制就导致了两次中东危机。1951 年，伊朗摩萨台政府对英伊石油公司实行了国有化。这是西方国家在中东的许多石油开采权中第一份被取消的特权。面对德黑兰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英国对伊朗实行了石油禁运——禁止从伊朗流出一滴油。1952 年，伊朗的石油产量跌落到每天只有 2 万桶的水平，而 1950 年的产量是每天 66 万桶。由于美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石油产量的大幅度增长，石油市场并没有因为伊朗石油的丧失而发生供应短缺的问题。在这次危机中，石油安全的概念扩大了：石油安全不仅是消费国的供应安全，而且是生产国的市场保障需求安全问题。伊朗新政府对英伊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以前，石油出口收入占这个国家外汇收入的 $\frac{2}{3}$ 和政府收入的 $\frac{1}{2}$ 。伊朗由于英国的禁运两年没有来自石油的收入，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形势恶化，引起社会不稳和政治动乱，并导致摩萨台政府倒台、伊朗收回石油资源主权斗争的失败。虽然如此，全球石油安全问题与中东政治第一次紧紧地联系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战后第一次石油危机。

第二次中东危机即苏伊士危机，虽然人们过多地强调苏伊士运河的战略原因，但对石油运输安全的控制和争夺肯定是引发

危机的最为重要原因之一。苏伊士运河是日益增长的波斯湾石油输入到欧洲的狭窄水道。1955年，运河全部交通量的 $2/3$ 是运输石油，欧洲石油需求的 $2/3$ 不得不通过这条具有独特重要性的水道。^①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法和以色列对埃及开战，致使通过运河输往欧洲的波斯湾石油供应中断，整个西欧处在能源危机的边缘。这就是所谓的战后第二次石油危机。

虽然这两次石油危机不大为历史学家所认同，但石油安全的范围由于这两次危机扩大了：(1) 石油供应中断可能导致石油供应和价格危机；(2) 石油危机与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地区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3) 和平时期石油运输安全如同战争时期一样重要。苏伊士运河危机引发了国际石油工业界对石油运输安全的深思，除运河运输和输油管运输外，超级油轮运输也受到了青睐，这是因为超级油轮不容易遭受政治风险的影响。苏伊士危机的结果之一即是超级油轮得到了发展，从而使战后的世界造船工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第四节 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

石油供应中断和油价暴涨是能源安全链上两个最为严重的问题。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严重性及其深远影响进一步确定了石油安全的战略范围。石油危机几乎成为能源安全或石油安全的同义词：

1. 1973年第一次石油冲击标志着世界石油和世界政治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欧佩克产油国完全掌握了决定油价的权力，引起油价翻了四番，致使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欧佩克一跃

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推动着国际基本力量再分配和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从 1972 年到 1977 年，欧佩克的石油收入从 230 亿美元上升到 1400 亿美元。1981 年的石油收入更是高达 2800 亿美元。石油生产国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石油美元，而石油美元的回流造成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结束了国际金融市场自战后以来较长时期的平稳发展局面。

2. 这两次石油危机的最大冲击影响是，世界经济失去了增长的势头，通货膨胀严重，各国经济普遍陷入衰退，国际金融制度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日益严重。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来说，油价突然暴涨带来了深刻的危机，源源流入石油生产国的石油美元使它们的购买力大大缩水，石油美元成为了所谓的“欧佩克税”，交这种税的工业化国家陷入了严重衰退。

1973—1975 年间，美国 GDP 减少了 6%，失业率增加了一倍，达到 9%；日本 GDP 出现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下降。受油价上涨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进口石油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不仅受到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打击，而且油价上涨使它们的国际收支陷入瘫痪，制约和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甚至完全阻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进程。一些国家的退路是借债，因此导致了战后的严重的国际债务危机。

3. 就国际政治的影响而言，石油危机一度导致了西方盟国的冲突和分离，西方盟国发生的裂痕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并且无疑是自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最坏的一次。石油危

F.J. Al-chalabi, *OPEC and the International Oil Industry: A Changing Stru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2.

D.A. Deese and J.S. Nyeeds, *Energy and Security*.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3.

机一开始，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各国（荷兰除外）就急忙脱离美国，采取尽可能取悦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对美国政客基辛格说“你们依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只占你们消费量的 1/10 但我们要全部依赖它们”。法英两国尽量与美国保持距离并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表示友好和支持。1973 年 11 月，欧共体通过了一项建议，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

在日本，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前夕，其对外石油依赖程度为 77%，其中 44%来自海湾地区。日本自认为与中东的冲突和危机没有完全的直接关系，却被列入“非友好国家”名单，因而感到沮丧。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政府和产业界的一些人士就建议要改变日本的中东政策，但由于日本政府认为，只要有钱，总能够买得到石油的，而没有调整策略。后来形势的发展变化迫使日本政府于 1973 年 11 月 22 日发表声明，支持和赞同阿拉伯人的立场。这表明，日本在战后首次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发生了重大分歧。此前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换言之，日本外交政策一直是牢固地锁定在日美同盟关系基础上的。日本的这一新动向被称之为“资源外交”，旨在按照保障石油供应的要求来重新确定日本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的最著名的支持者是通产省大臣中曾根康弘（后为日本首相）。1973 年 6 月，他要求日本制定“站在石油生产国一边”的新资源政策。他主张“日本要以竞争的态度来奉行自己的独立方针；盲目追随（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

4 石油危机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社会心理影响是不言而

Daniel Yergin, p. 627

同上书，p. 629.

喻的。如果石油供应继续中断，危机进一步加深，有可能把西欧和日本推回到丧失一切和贫困而物质生活匮乏的战后年代。各国人士感到 1950—1960 年代取得的经济成就，突然间变得朝不保夕。由强劲的经济增长树立起来的自信心被石油危机突然粉碎了，一夜之间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经济在它面前的脆弱。在美国，石油危机打击了美国自认为资源无限丰富的基本信念。1970 年代以前，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1970 年代初美国产油能力过了顶峰，产量开始下降，而石油进口不断增加。石油危机爆发前夕，美国石油工业已经没有了剩余生产能力，而剩余生产能力的消失反映了现实国际政治和石油的潜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美国的石油工业剩余生产能力曾经是西方世界保障能源安全的惟一重要来源。如今，这一边际供应保障已不复存在，美国丧失了了在紧急情况下提供急需的石油供应以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能力。在石油危机期间，没有一种商品像汽油那样具有明显的、直接的和重要的影响作用，“汽油长队”成为石油危机最明显的标志和美国人对石油危机最直接和最痛苦的感受，石油短缺严重伤害了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

5. 石油危机也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危机，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除石油生产国和石油公司外，尼克松政府成为了怨恨和责难的另一个重要对象。中东十月战争、石油危机和水门事件——似乎隐含逻辑上的联系。对尼克松政府的信用度的民意测验从 1973 年 5 月的 62% 下降到了 1973 年 12 月的 27%。基辛格比任何人都头脑清楚，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为了安抚阿拉伯人，他必须使以色列人有所退让；为了保持西方盟国的团

结，抵消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他又必须使阿拉伯人的石油武器收回鞘中。石油危机使基辛格认识到，如果美国还一味采取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忽视阿拉伯国家的立场，“阿拉伯人就会被赶回苏联人的怀抱；石油就会丧失掉；全世界就都会起来反对我们”。和平解决阿以冲突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了美国中东政策的重大调整。

6.1973 年和 1979 年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还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危机不仅抑制了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刺激和鼓励了非欧佩克国家和地区的石油投资活动，以增加石油产量和供应量，并采用节能和替代石油的技术。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得到了重大调整，能源密集型产业逐步减少，非能源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能源和石油强度逐步下降，经济产值中的能耗水平相应减少。在油价高涨的刺激下，非欧佩克和中东以外国家和地区的石油产量和供应量稳步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石油危机不仅扩展了能源和石油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而且为工业化国家在 1980 年代进行能源和石油安全合作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 国际石油安全合作时期

能源危机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冲击，而且带来了深刻的政治挑战。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成立了能源协调小组，以联邦能源机构的形式对此进行领导和协调，并沿用战时的传统来处理能源问题。1978 年成立了能源部，把能源安全问题提到了国家安全的地步。1974 年期间，经合组织（OECD）的主要工作重点就是研究和解决能源价格问题以及如何使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尽可能不受因油价上涨而导致的财富转移的影响。工业化国家日益认识到进

行能源和石油安全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战争期间的国际能源合作相对简单，即美国努力把石油运送到盟国手中，同时试图切断敌人的石油供应。在和平与自由经济竞争时代，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更复杂，需要市场、外交、军事和经济安全的综合性一揽子的政策和措施。

1974 年以工业化国家为主的国际能源机构（IEA）的建立标志着国际能源和石油安全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 国际能源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了一项应急分担体制，以便在未来石油供应受到干扰、发生供应短缺时实施，同时要求每个成员国保持足够的应急石油储备，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主要目的不单单是为军事需要，更主要目的是为了各国以至全球经济的普遍稳定。应急石油储备要求能够维持至少 90 天的消费水平。一旦一个或多个成员国的正常石油供应遭受了 7% 的或更多的损失时，应急分担体制就被激活。这一制度在两伊战争期间，以及当土耳其和葡萄牙宣称它们处在冲突的边缘的时候，几乎就进入了实施阶段。Dennis O' Brien 认为，这一计划的最大价值可能在于，“作为一种威慑因素，起到了鼓励其他预防性政策的作用”。

2. 国际能源机构的另外一个目的是重新指导成员国的“摆脱石油”计划，通过节能、扩大成员国的石油供应和石油替代减少石油进口，允许国内能源价格上涨到足够的水平以刺激节能和增加其他能源供应，鼓励煤炭、天然气、核能和水电投资和这些能源的国际贸易，增加公用和私营部门的能源使用效益，降低能源，特别是石油的需求增长速度。到 1980 年代初，工业化国家

的“摆脱石油”计划取得初步成功，燃油消费减少了每天 700 万桶，降低了石油需求增长速度。

3. 国际能源机构的第三项政策——可能是最重要的战略，是建立了国际石油和能源信息系统。经过多年的发展，石油市场信息系统得以完善，它充分反映了石油生产、消费、进出口贸易、库存水平、价格，以及各国政府和各公司政策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变化和趋势，因此成为能源分析和预测的重要信息基础。它还取代了许多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能源预测项目。如今，石油市场信息系统密切监控着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化，有利于石油消费国适时和有效地应对市场的发展变化。石油市场的透明度日益增加，信息技术也有助于提高能源数据库的质量和实效性。因此，IEA对能源和石油市场的分析和预测成为了能源消费国和进口国制定能源和对外政策的“权威”依据，自 1980 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应急能源管理、能源和石油市场的最好的参考和分析工具。随着能源市场透明度的增加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改进，国际石油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4. 国际能源机构不仅加强了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且努力与石油生产国、主要是与欧佩克国家进行对话和合作。IEA 一直强调认为，稳定的石油供应对于世界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生产国还是消费国、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稳定石油市场的责任，石油安全必须在充分的国际合作下才可能获得保障。

第六节 1980 年代以来的石油安全形势

1980 年代初以来，国际石油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石油市场形势至少围绕着四次重大事件的发展变化或缓和或紧张，但总的来看，由于长时间的石油过剩和油价的长期低迷，缓和一直是石油市场的主题。

1. 1980 年代初以来的石油供过于求，特别是随之而来的国际油价暴跌，大大缓和了国际石油的安全状况。两次严重的国际石油供应危机虽然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并诱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最终还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石油需求下降，但也使消费国认识到了长期依赖中东石油的严重性。作为一项石油安全措施，国际石油公司把它们的投资重点转向了欧佩克以外地区，如欧洲的北海和北美的阿拉斯加，使这些地区石油勘探和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北海是二战以来发现的最大的新油区，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基本上由挪威和英国控制。北海的勘探和生产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勘采技术，并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石油开发和生产成本一直在下降，产量持续增长。据估计，北海目前的开发成本仅是 20 年前的 1/5 作业成本也从 1980 年代的每桶 16 美元下降到了 1996 年的 7 美元。自 1975 年北海石油投产以来，到 1990 年，仅是英国的北海石油产量已经超过了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尼日利亚三国产量的总和。1980 年代初，阿拉斯加的石油产量也达到了每天 200 万桶的水平，相当于美国原油总产量的 1/4。北海和阿拉斯加的开发“对世界石油供求平衡越来越紧张的局面”起到了缓冲作用。同期，墨西哥石油产量从 1976 年的 83 万桶增加

到了 1980 年的近 200 万桶，为世界“提供了另一个重大的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动摇了欧佩克的绝对统治”。到 1983 年，石油需求的猛降，以及非欧佩克的供应量的迅速增加，全球对欧佩克的石油需求比 1979 年减少了 43%。1977 年，欧佩克生产的石油还占资本主义世界的 2/3，到 1982 年，非欧佩克的石油产量第一次超过了欧佩克。

2.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震荡尚未平息，1980 年 9 月爆发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两伊战争。战争初期国际石油市场每天突然减少的将近 400 万桶的石油供应，导致了油价的不断攀升，阿拉伯轻油每桶上涨到了 42 美元，差点再次触发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全球石油需求因 1979 年危机的影响此时正持续下降，也因为欧佩克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两伊战争的影响很快就平息下来了。但是，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仍然对国际石油工业和油价产生了深远影响。战争期间，两国互相攻击和摧毁对方的油田和出口设施，发起了“袭船战”、“袭港战”，使两国和波斯湾的正常石油供应受到了很大影响。

3. 1986 年国际油价的暴跌，极大地改善了国际石油安全环境。此前，国际石油市场就发生了深刻变化，两次石油危机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全球石油消费的持续下降，对欧佩克国家的石油需求持续减少，同时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产量猛增，造成了国际石油市场石油的大量过剩。1983 年，油价全面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1986 年，沙特阿拉伯发起了“价格战”，导致了国际油价的全面下跌，油价甚至低到每桶不到 10 美元水平。油价不仅在暴跌，而且完全失去了控制，产油国——不论是欧佩克国家，